



浙江摄影出版社



永嘉记忆丛书  
永嘉县档案局(馆)编

田园楠溪 李昌贤 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永嘉记忆丛书  
永嘉县档案局(馆)编

田园楠溪 李昌贤 著

责任编辑：林青松  
装帧设计：朱显民  
责任校对：王 莉  
责任印制：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田园楠溪 / 李昌贤著. -- 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514-0802-8

I. ①田… II. ①李… III. ①旅游指南—永嘉县  
IV. ①K928.9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0329号

---

永嘉记忆丛书  
永嘉县档案局(馆) 编  
**田园楠溪**  
李昌贤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1225

网址：www.photo.zjcb.com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2.25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802-8

定价：78.00元

## 目 录

前言  
009

作者的话  
010-013

村居  
016-055

田园  
056-095



# 牧歌

096-119



# 劳作

120-157



# 民风

158-192



# 后记

193-194



永嘉记忆丛书



 浙江摄影出版社



永嘉记忆丛书  
永嘉县档案局(馆)编

田园楠溪 李昌贤 著



《永嘉记忆》丛书编辑部

总 编：麻久燎

常务副总编：谢李忠

副 总 编：徐光明 黄雪玲

编 辑：麻沧原 黄雪微 黄建飞 高慎丹

《田园楠溪》

主 编：麻久燎

副 主 编：徐光明 黄雪玲

编 辑：麻沧原 黄雪微 黄建飞 高慎丹

撰 稿：李昌贤

摄 影：李昌贤

版式设计：温州市北大方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摄影出版社



永嘉记忆丛书  
永嘉县档案局(馆)编

田园楠溪 李昌贤 著











# 前言

永嘉楠溪，山钟括苍之英，水毓瓯江之秀，滩多而溪潭深，林茂而古木修，峰峦竞秀，怪石争奇。几年前，《中华遗产》记者考察了永嘉楠溪江后，抒发了“楠溪江，最后的桃花源”的感叹！

这里，与山水相依相融的古老民居、极富韵味的田园景色、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淳朴的民风民俗是永嘉人民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随着城乡建设步伐的加快，以乡土建筑为主要特征的人文景观正在一天天地消失。人们都说乡土社会是我们民族最稳定的主体，失去了对它的记忆，就失去了一大半对民族的记忆。严峻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缘于档案人的职责，永嘉县档案局（馆）三年前开始实施以“永嘉记忆”为主题的档案编研项目，对楠溪两岸已经消失或即将消失的人文及自然景观进行档案编研，编研成果集为“永嘉记忆”丛书。2013年下半年确定《田园楠溪》作为2014年度的重点档案抢救项目推出，特聘永嘉本土摄影家、原《永嘉县志》副主编李昌贤先生从事这项工作。二十多年中，其足迹遍及乡村每个角落，全力投入村落、田园和民风民俗等的拍摄，用镜头定格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怎奈岁月推移，沧桑改变。但愿《田园楠溪》里的一幅幅美丽的图片一直定格在楠溪人的记忆中。

永嘉县档案局（馆）

2014年11月

## 作者的话

一千五百多年前，东晋诗人陶渊明写了一篇著名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景色优美、宁静和平、人人自得其乐的理想世界。

“桃花源”是否存在？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在湖南的桃源县，有人说在河南的内乡县，还有人说在云南的广南县……而那些对楠溪江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有透彻了解的人则认为，悠悠三百里楠溪江及其流域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最为契合，笔者深表赞同，且潜意识里一直存在着那个“桃花源”情结。

我出生于小楠溪中游南岸一个不到二十座房子的小山村。老家的房屋原是一座七间独屋，距离相对集中的聚落一百多米，四周竹木苍翠，门前是清澈见底的大溪深潭，时有舴艋舟在江上经过，东侧有一片面积不大且高低错落的田园。小时候经常与同伴在江中戏水、在岸边放牧。家里收获的白萝卜挑到溪中清洗后，就直接晾晒在溪畔光洁的溪滩上。村里有几株百年以上的苦槠树，每到农历十月秋风起时，红褐色的苦槠从果壳里挣脱出来，不断散落在地上。村民都爱吃用苦槠磨制的“豆腐”，因此对苦槠粒都十分珍惜。村小没有操场，也没有体育器材，捡苦槠、玩苦槠就成了我们这帮小伙伴的主要课余爱好。读完初小四年后，去3华里外的乡中心小学继续就读，校舍由一座祠宇改成，位于大溪北岸。每天上学，自带中餐，早去晚回，过江依靠木船摆渡。当地村民有大量的山和田在对岸，渡口两只小木船在七八十米宽的江面上不停地穿梭着。与我们一同过江的常有担柴草和背锄扛犁的村民。耕牛无法上船，主人便拉着长长的牛绳让它从水中游过去。牛的身体大部分浸没在水中，只有头部和脊背露出水面，我在船上能听到牛儿喘大气的声音，看到四条腿在碧水中向后交替划水的美妙姿态。这些情景构成了一幅又一幅动人的画面，如今依然在眼前晃动。

我外婆家位于小楠溪上游一条支流旁边，距我家约20华里。略有不同的是，她家的村庄比我家的村庄大四五倍，村前有一座古庙，庙外是一片较为开阔的田垌，村口有

一条长长的石碇步，进村必得先经过这条石碇步，该村山坡上到处是杨梅树。二十年前某日上午，巧逢杨梅旺季，我清楚地记得村民们将刚采摘的杨梅挑往碇步外头交易的热闹场面。

我家与外婆家之间还有四座规模较大的村庄，村与村之间相隔3至5华里。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村前都有缓缓流淌的溪水或碧绿如翡翠的深潭，村口有马尾松、苦槠、红枫等百年古树，村旁有或大或小的一片田垌，村周围则是连绵起伏、高高低低的山峦。村庄与山水、田园相依相融，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小学毕业后，我与部分同学一起，带着大米、杂粮、咸菜干与简易的行装跨过纵贯大小楠溪之间的芙蓉岭，来到位于楠溪江中游盆地的岩头镇读中学，这里有与我家乡一样的山，一样的水，一样的村落，一样的田垌，但视野更为开阔、更为空旷。溪两岸有大片的冲积平原，分布着岩头、枫林、苍坡、芙蓉、溪南等不同姓氏的村落。据悉，清光绪年间，英国传教士苏慧廉、苏路熙夫妇在这一带传教，一度为该地风景所陶醉。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楠溪中游“可以与英国苏格兰高地相媲美”。

我在16岁之前基本上没有走出大小楠溪的范围，对外面世界知之甚少，对身边的景物因为太熟悉、太司空见惯而不以为然，也体会不到家乡有何优美之处，正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偶尔听别人说，杭州的西湖有多美，上海的楼房有多高，以致心生向往，却终觉有些遥远。离开家乡、走出楠溪后，视野逐步扩大，原本完全陌生的景物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面前。18岁那年，我应征入伍到辽宁，虽然只当了三个月的兵，但一路上见识了上海滩的高楼大厦，见识了长江、黄河和东北的煤炭之乡，后来又去了全国许多地方。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从外面跑了一圈，再回到自己的出生地，才突然意识到，原先熟视无睹的家乡竟是那样的得天独厚，那样的美如图画。都说“好山易得，好水难求”，我们可以找到像黄山、张家界那样雄伟、挺拔的山峰，却难以寻觅

像大、小楠溪这样缓急有度、清澈明净的秀水，由它们所塑造的“三十六湾七十二滩”与多姿多彩的滩林，隐藏在滩林背后并与楠溪山川草木浑然一体的村落农舍，以及令人向往不已的田园牧歌式生活。

我早期对楠溪江的迷醉和留恋，更多的出于直觉和本能，出于血脉里潜藏的故土情结。楠溪江究竟美在何处，村落、房屋、田园有何特点，最让人动心的是什么，我还真说不一二三来。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后在外地工作多年，80年代末终于重新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这时已有了属于自己的照相机，空闲时喜欢到各地走走看看，足迹逐渐伸向楠溪江中游、上游及至源头等过去未曾涉猎的地方，每到一地，除了山水、田园外，也喜欢到村庄里转一转，看见某座有特色的民宅或精致的老台门，就会停下脚步上下左右打量一番，而且常常从前门进，后门出，就像在自己家里那样轻松随意。在走访寻觅中，摄取自认为有意味的镜头。大楠溪的岩头、枫林、芙蓉、苍坡、霞美、李宅、周宅、西岸、溪口，小楠溪的坦下、棣头、荆州、邵园、石湖、小巨，花坦溪的花坦、廊下、东村，鹤盛溪的东皋、填垵、鹤盛、鹤阳等村落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即使同一个村，每次所见所闻都不甚相同，内心感受也有很大的差异。

1993年，我无意中读到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乡土建筑著名学者陈志华等编著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心里不禁为之微微一震。该书作者不仅从专业层面解析了村落的规划和布局、房屋的形制和风格，而且将乡土建筑和乡土文化、乡土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读后让人倍感亲切，也增加了许多新的知识。作者后来在某书中写道（大意），楠溪江美在哪里？美在它的山川草木，它的村落农舍和浓浓的乡情。住宅大多是开放的，向外敞着门户，窗台上摆放着几盆山菊花和凤仙花。没有雕梁画栋，没有琐窗朱户，水蚀的蛮石垒起墙垣，去皮的原木搭起梁架，一切都是那么自在、随意。左邻右舍隔着短篱，聊天间可以递过一碗酒、一勺酱。……楠溪江的